

编 号	42
分类号	1
顺序号	42

性 质	
编 号	11

# 地 方 党 史 资 料

名 称： 丹东市有关资料

类 别：

作 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

“馬仁田情況”資料目錄

- 馬仁田情況（草稿）.....  
關於“馬仁田情況”的調查核實報告（草稿）.....  
馬仁田情況（修改稿）.....  
關於“馬仁田情況”的調查核實報告補充材料.....  
關於“馬仁田情況”的調查核實報告（修改稿）.....  
關於所謂“救國會”問題的核實.....  
對“馬仁田同志事蹟証述”錯誤之處的意見.....

四

五

1. 周公鄰對馬仁田情況的補充回憶.....  
2. 周公鄰關於對馬仁田情況和一九三六年安東教育慘案的回憶.....  
3. 關於馬仁田的歷史身份問題.....  
4. 李紹芳對馬仁田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前後  
    安東的國民黨組織情況的回憶.....  
5. 我（李紹芳）和國民黨組織的關係.....  
6. 李振遠同志對馬仁田情況的回憶.....  
7. 馬榮雲同志回憶馬仁田的情況.....  
8. （張仁風）安東在偽滿時期所謂救國會事件的考斷.....  
9. 宋黎同志對馬仁田的問題的回憶.....  
10. 宋黎同志回憶關於安東有無救國會組織的問題.....  
11. 劉學浦同志回憶一九三六年安東教育慘案的情況.....  
12. 退欣朴同志回憶教育界反帝反封的鬥爭情況.....  
13. 金亞軍同志回憶打鄧士仁的情況.....  
14. 毕希珍對救國會問題的回憶.....  
15. （退學禹）反滿抗日救國會.....  
16. 陳日宣對教育慘案的補充回憶.....  
17. 美國著介紹安東救國會教育事件具體情況.....

- 1 8 焦學一談話記錄
- 1 9 張立堂談話記錄
- 2 0 蔡植三談話記錄
- 2 1 鄭文厚對教育慘案的介紹
- 2 2 王德同憶馬仁田的活動況
- 2 3 張秀榮回憶錄
- 2 4 江東教育界王奉章老先生控訴日寇製造“四一”慘案
- 2 5 (朱抵平)關於一九三六年安東教育慘案(救國會事件)的經過
- 2 6 (朱抵平供)救國會事件
- 2 7 王之右談日寇在安東省所製成的恐怖慘案
- 2 8 佟衡談 1935 年日寇關東軍宪兵製造安東教育界大慘案
- 2 9 黃富俊談偽滿時期安東省的材料
- 3 0 安東及東邊鳳城各縣“救國會”組織下的  
    教育大慘案血醒記(韓金武著)
- 3 1 東三省民報
- 3 2 泰東日報
- 3 3 馬犯良田在偽時期的身份
- 3 4 为審查抗戰期間教育文化界忠貞人士  
    事蹟案件電仰知照～～敵偽資料
- 3 5 抗戰期間文教人士忠貞及殉難事蹟～～敵偽資料

## 关于馬仁田材料的核实报告

今年三月东北三省地方党史會議責成我們核实补充馬仁田“烈士”材料。此后，我們作了将近五个月的調查核实工作，先后到安东、本溪、沈阳、錦州、哈尔滨、北京等地訪問了十余人，查閱了敌伪資料。通過調查核实，查清了馬仁田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員，“馬仁田同志事迹证述”材料是反革命分子提供的。

特此報告

### (一)

馬仁田是国民党員，是国民党的烈士。

經調查证实，馬仁田早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即加入了国民党，并发展过党员。敌伪档案中宣称，馬仁田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安东地区为国民党“尽力于地下工作”。一九三六年在敌人制造的安东教育惨案中被杀。国民党为紀念馬仁田的事迹，曾将其載入国民党教育部編印的教育年鑑”中“抗战时期文教人士忠貞及殉难事迹”，做为国民党的烈士紀念，并受到国民党的“褒卹”。

### (二)

馬仁田做为东北烈士紀念館展出的“烈士”所依据資料——“馬仁田同志事迹证述”一稿，系由馬仁田之兄反革命分子馬良田（馬广林）所拟，并提供給烈士紀念館的。

馬良田，在伪滿期間历任哈尔滨市香坊署动员科长，哈尔滨矫正院长，西海口分卡长；国民党期間在长春任建軍师长。长春解放即逃回哈

尔滨匿居，后逃亡在外，潜居天津、西安等地，改名馬林生。一九五五年因参加現行反革命組織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五八年判处无期徒刑。

“馬仁田同志事迹证述”，即是馬犯良田匿居哈尔滨期間，为窃取烈士家属的荣誉，以掩盖其反革命的政治身份而写的，并乘东北解放初期我們不了解情况之机，将其送进了东北烈士紀念館展出。

特此报告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办公室

一九六四年七月

(一)

水，馬仁田早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即  
属，曾公孙之秘书。馬仁田在八

打印 25份

第 1. 頁

## 关于傅仁田材料的核实报告

系指三省地方建大会议委员

自今年三月以来，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公報已  
底本的傅仁田“烈士”材料进行核实。并将逐月向

调查核实工作，先后到长春、吉林、沈阳、  
鞍山、哈尔滨、北京等地訪問三十多人，查阅  
了級份資料。通过調查核实，查清了傅仁田的  
政治成份是国民党反寔員，“傅仁田”烈士  
材料是反革命分子捏造的。

(一)

傅仁田是国民党反寔員，是国民党反寔分子的“烈士”  
。

经調查核实，傅仁田早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即  
加入了国民党，曾发展过党员。所以不能算作

一九二八年傅仁田开始加入国民党。假使  
属实，傅仁田在一九一八“旅在关東地

因为国民党“致力于地下工作”。一九三六年  
在敌人制造的安吉反革命事件中被杀。国民党右  
派纪念李仁田的文章，曾将其载入国民党反共  
御印的《反共斗争》抗战时期反共人士志及反共  
烈士“中”，做为国民党烈士纪念，并受到  
国民党“褒扬”。

(二)

李仁田做为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的“烈士”  
收藏史料——“李仁田烈士事迹概述”一段，系  
由李仁田之女仅享年三十许的李良田所  
拟，并根据烈士纪念馆的口述。

李良田，在伪满期间历任哈尔滨市总防署少  
校科长，哈尔滨警械厂厂长，西海口分队长，同  
反宣期间担任省参政院参政员。长春解放后回到  
哈尔滨居住，任北七道街、嫩江胡同、西华廿

他，改名夏甘生。一九三三年四月参加执行反革命阴谋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三八年判决无期徒刑。

“徐仁田反攻倒退”，即之年犯良田商店经营期间，为索取烈士家属的墓碑，以掩盖其反革命的真面目而编造的，董希国在此时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不朽刑罚~~，~~和李平国民党的罪行~~也，~~自此进入回忆录，~~<sup>悔深向</sup>也显示出。也是反革命分子对商店进行攻击和破坏的一路派。

特此报告

中共辽宁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  
※※写在田间情况  
※※

※※※※（草 稿）※※※※※※

中共安东市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

1964年4月15日脱稿

## 馬仁田情況（草稿）

馬仁田，字蓬岐。安東市人，回族，畢業於安東東邊道立林科中學。歷任安東縣立第一小學教員、（兼任《安東縣誌》纂錄）安東中學教員，安東華商小學校長等職。

馬仁田熱心於教育，在安東的教育界中具有較高的聲譽和威望。“九一八”事變前後，思想傾向進步，具有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對日本帝國主義犯我領土，占我東北，蓄有較強烈的仇恨與憤慨。

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任安東縣立第一小學教員職中，曾參加過為反對日人強修虹橋的愛國斗争。當于五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安東市民萬餘人集元宝山前廣場，召開市民大會，與會者強烈抗議严厉譴責日寇侵我國土，辱我國權，的強盜罪行。會當即決反對日寇強修虹橋四款推選出馬仁田等二十二人為安東市民援虹外交後援代表，並率眾前往道署請願。經過抗議屢次交涉，維護了國權，取得了斗争的勝利，給予日寇以嚴重的打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我東北，全國各地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紛紛組織救國會，支援抗日義勇軍斗争。馬仁田此時，也參加了這個組織活動，進行了抗日宣傳和募集資金等活動。（待查）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國主義為鞏固它在東北的統治，實現吞併全球的野心，對我東北人民和愛國進步人士實行了野蠻的、慘无人道的大鎮壓、大屠殺政策，妄圖滅絕我東北人民的愛國思想和抗日情緒。在安東由安東日寇憲兵隊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以所謂“救國會”為名，瘋狂地進行了大檢舉、大搜捕。馬仁田不幸在此時（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十一月中旬）被捕，經非刑拷供，屈打成招，诬以“救國會”

## 关于“馬仁田参加反日活动的调查报告

领导人的罪名。始于是年十二月底（十二月二十七日夜）解禁伪奉天监狱。终于翌年二月上旬（二月七日——九日）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军法处“军法会审”诬以反满抗日，“罪大恶极”罪名，判处极刑，就义于奉天（现沈阳市）。

材料整理人 王元浦

1964年4月7日脱稿

中共安东市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

### 一、关于“馬仁田参加反日活动的调查”

1964年4月7日，王元浦、吕玉德、吕鹤等向广林提供的“馬仁田参加反日活动”的材料，初步认定之。馬仁田曾于东边道立兴仁小学任教，任过该校第一小学校长，兼任奉天女高教员，后任奉天女高教员，任过培善小学教员兼校长等职。

### 二、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参加反日活动的调查

馬仁田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参加以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其被选为市民大会的代表，斯时还是学生。此期间李鸿宾也参加了。

据《人民日报》（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有社论）、《沈阳日报》（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第三版）中记载：齐齐哈尔《安东导报》社长关定勋。经调查分析，从这些情况看，馬仁田参加了这次反日斗争。

### 三、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参加反日活动的调查

## 关于“馬仁田情况”的調查核實報告

### (草稿)

#### 一、馬仁田，字善岐。

據馬之旧屬迟欣朴（原華商小學教員，現任青島市文化局付局長，中共黨員），馬之學生呂玉德（原華商小學學生，現于安東市制帽社任統計員），“教育”慘案被難者張仁風（現于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工作人員）、迟學禹（現任安東縣大東溝中學校長）、劉希珍（現于四平市精神病醫院）等的回憶材料。并參考《安東縣志》的有關記載。各云皆同，故認定之。

#### 二、關於馬仁田的學歷問題

馬系安東原東邊道立中學畢業。

據呂玉德的回憶，與馬廣林寫的證述材料所云皆同，故此認定。

#### 三、關於馬仁田的職歷問題：

根據迟欣朴，迟學禹、劉希珍、呂玉德、呂鵬等的回憶與馬廣林提供的證述材料，并參考《安東縣志》之記載。初步認定：馬仁田曾于東邊道立林科中學畢業後，歷任安東縣立第一小學校教員，兼任《安東縣志》錄，安東×中學教員、安東華商小學校校長等職。

#### 四、關於“九一八”事變前參加反日活動的問題

馬仁田曾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參加過為反對日人強修虹橋的鬥爭，并被羣眾推選為市民大會的代表，前去道署請願。這場鬥爭獲得了勝利。

據：旅東日報（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第四版）、東三省民報（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第六版）中記載；并參考《安東縣志》的有關記載。經我們分析研究認定馬仁田參加了這次反日鬥爭，并當選為代表。

#### 五、關於馬仁田“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反日活動的問題

## (1)、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救国会”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其说不一。如：

第一种说法：馬仁田曾与迟欣朴、秦有德、于立庭、徐明生等十余人，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份在安东组织过“鎮江山团”，后更名为“后援抗日救国会”。

第二种说法：安东曾经组织过“救国会”，而馬仁田不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如果是个领导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基层的领导而矣。

第三种说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后，由朱子樵、王化一、閻玉衡等在北京发起组织救国会，号召东北爱国人士各就地组织救国会，响应号召，羣起救亡。于是邵禹卿负责在安东组织了救国会。

第四种说法：安东根本就没有救国会这个组织。

經我們分析研究初步认为：由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东北，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外寇当前，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起来。在此时，安东地方亦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形势的影响下，为了支援抗战，救亡，有可能成立“救国会”的群众组织。据現占有的資料情况分析，这个组织既便成立了，而其存在的时间也不过是三——四年之久。至于馬仁田是否是这个組織的主要领导成员，尚須查证。但就現有材料看，馬仁田是这个組織的成员之一。其主要根据是：

1、迟欣朴的回忆：“鎮江山团（后更名为后援抗日救国会）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组织起来的。发起人与参加人有馬達峰、迟欣朴、宋××、于立庭、徐明生、李毓慶、毕儒林、秦有德、白庆年、馬广田等人。这个组织是一个反帝，反封的群众团体。它的主要活动有：①向各界群众宣传反滿抗日……。②宣传反对奴化教育，反对毒化政策，组织与发动青年到内地念书……。③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活动……。④打日本羊寮，组织“狼狗队”……。⑤发动捐款，支援吳添抗战……等。”

2、陈日宣回忆：“在这次事件发生的前一二年安东曾成立过“救國

有风同舟  
行稳致远

会”会长李庚乡，付会长秦有德，总务科长孙德潤，会计是教育局的王金計。馬仁田不是“救国会”的主要领导，如果是个干部，也不过是个小干部。这个会成立后，我曾納过三、四个月的会費……。

3、馬广林的述道：“……仁田担负地下活动，糾合中校（学）校长秦有德，教育厅长孙文敷，商中校长华明章，孙商务会长，小学教員任純德，商业巨子孔照巒，凤城师范校长李福新等十余人，組織抗日救国会，仁田任宣传部兼組織部长……。

在核实中并参考了如下几份資料

1、韓魁武著《救國會組織下的教育大慘案血腥記》中：“东边市县救國會組織的发起人。①安东市，由安东市民众教育館長邵禹卿負責……。响应北京王化一的号召，在安东組織救國會，临时秘密开会，联系教育局长鄭士仁，商务会长孙朗軒，教育会长張鎮馨等，抗日救國不遺余力，先后分別捐助爱国资金，汇向北京救國會，支持东边爱国抗日民众义勇軍。②凤城县，由中学校长李云林（字學心）負責……。”

2、張立坐供称：“救國會組織是有，是李庚乡組織的，他原是林科中学校长，他走后交秦潤德。李是救國會長，他去北京后回安共捐了不到二万元拿走了……。安东沒有救國會組織，李庚乡在北京救國會”。

3、刘程九提供东北烈士館的資料中提到：“孙文敷、李福新、孙商务会长、华明章、賈敬宣、任德純均为安东救國會工作同志……。”

4、伪滿战犯——黃富俊供称：“報國會名副由來，这是九一八日軍由朝鮮进入安东，占据安奉铁路沿线，这时东边鎮守使于芷山所属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帶領一部兵力，打起抗日旗幟，……得到地方民众拥护，紛紛用報國會名义向唐总司令捐款款項，充实軍用……。一九三二年……唐的抗日軍在通化遭受日滿軍屢次攻击，抗日勢力，逐漸減退，一九三三年春，唐放棄抗日根據地，支身逃到关里，这时抗日軍瓦解，商民捐款已經停止，報國

会这个名詞当然亦隨之消灭。”

5、蔣匪本沙縣政原始檔案中《遼寧省各县抗戰期間教育界、文化界人事忠貞事實調查表》中記有：“馬仁田于‘九一八’事變後任救國會安東支部長，盡力於地下工作……。”

### （2）關於馬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政治態度及其表現

經我們分析研究，初步認為，馬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是傾向進步的，（其政治面貌，尚須查證）是具有一定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的。對日寇之侵占東北，具有較強烈的憤恨。其根據是：

1、遲欣朴回憶：“馬蓬岐（……）傾向進步，政治面貌不明，他既噃總理遺囑，贊成國民黨的容共。蘇聯、扶持工農（應為聯蘇、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但又向我們講紅軍長征，毛主席和朱德深入農村領導革命的事情，并大罵鄧士仁、單××（系國民黨員）為刮民黨……”

2、呂玉德回憶：“馬仁田，他在安東的教育界中是有相當名望的，也是非常出名的。在當時他具有一種愛國主義思想。具體表現在，于“九一八”事變的前一年他在學校中曾經組織一些學生利用課余時間進行愛國思想教育。他曾向我們講：‘我們要提倡关税自主，維護國土完正，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附屬地（即日在安的租界地，當時稱附屬地）……等，。從而使學生的愛國主义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暑期放假時，還以組織學生溫習功課，投考中學作準備為名，曾組織過講習式的組織，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還會組織過學生張貼標語。內容大意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回附屬地’、‘維護國土完正’、‘主張关税自主’……等。”

3、呂鵬（原系華南小學學生，現于安東市糧食局工作）回憶：“馬校長是個進步人士，有民族氣節的人，……經常在放學後，被馬校長留下來聽校長給講課，有時在教室，有時在校院樹下，最多不到20個學生。馬校長都是先用讲故事講歷史，國家怎樣受帝國主義侵略來反

同学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时讲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情况。……曾有几次馬校长让我们到四道桥子……等地贴标语，如抵制日貨、反对奴化教育，打倒滿洲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等”。

### （六）、关于馬仁田被扑的时间及原因

1、被扑的时间：于一九三六年秋季（10月下旬——11月中旬）第一批被日寇宪兵队逮捕。

据迟欣朴、刘希珍、迟学禹、陈日宣、昌玉德、张仁风等人的回忆和刘程九、馬广林的证述材料，并参考了韓翹武著《救国会組織下的教育大惨案血腥記聞》、蔣匪本沙县政原始档案、伪满战犯——黃富俊、王之佐的供詞，所云情况基本一致，故此认定。

### 2、被扑的原因

在这个問題上有三种說法

第一种說法是：当时救国会的組織已不存在，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害怕真還道行，害怕人民力量的反抗。即由日寇关东军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和日寇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精心謀划，亲自指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我东北人民实行一次惨无人道的大鎮压、大屠杀。采取望风扑影，杀一警众，灭绝无辜，酷刑拷供，誣以罪名，恐怖惨杀。妄图灭絕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日情緒，而制造了这一“教育惨案”，实行了安东全省的大搜捕。馬仁田则是在这次惨案发生时，第一批被扑的。

第二种說法：因組織、扩大“救国会”，被日寇查知，而被扑。

第三种說法：由于桓仁“救国会”組織的暴虐，而引起安东“救国会”組織的破坏，而被扑的。

經我們分析研究初步认为，第一种說法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也是較正确的。故否定第二、三种說法。其根据是：

1、张仁风回忆：“《‘莫须有’的救国会》……解到日本宪兵队以后……过了四、五天，一个晚上，……我和我的校长（朝阳小学）单荣道被锁在一个刑具上躺下过夜，……。他被诬是救国会组织者之一，半夜里乘两个看守坐在炉边聊天的机会，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你是我抗刑不过时顺口供认出来的。’继之又说：‘这意外之祸，根本没有的事，是大家在抗刑不过时顺着勘释的口气胡乱供出来的，说安东有个救国会，归北平总会领导，这主要是由孙德潤他们编供的，会的负责人有李献廷、秦有德、张镇藩、孙德潤等人，说我也是负责人之一。任务是吸收会员，每月集救国会费，由中央银行汇给北平作反满抗日的救国费用。我供认曾劝你入会，但你未正式入会，只是我每月在你的月薪内扣出五元钱作救国会费”。又说：“承認亦是死，不承認亦是死……”。意思是想教我照他的话招供，以免受酷刑折磨，反正是一个死……。从他的谈话中就没有说有救国会这个组织。”“……我流亡到陕西西安时，遇到了当时安东事件第一批被扑的名单中仅有漏网的一位安东县女中校长陶直言，……他跟我讲，他也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救国会的组织……。”“此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没有救国会这个组织。当安东事件接近尾声时，由凤城县又扑了一批人，这些人是张乃曾、何××、左秀海、李浮心、……等；一天晚上李浮心跟我关在一间牢房里，在夜深的时候，他跟我搬谈了起来，他说：‘我一辈子谨言慎行，从来没有作过分外之事，为什么扑我，我一点也不知道’。由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所谓救国会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害怕真理谴责，害怕人民力量的反抗，因而用惨酷的高压手段来镇压人民，以作垂死的挣扎，从而望风扑影地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教育界惨案……。”

2、迟学禹回忆：于1960年8月5日回忆：“事件起因：日本